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5 月 18-19 日)

1、《外交政策》：瑞典和芬兰在想什么

5 月 18 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了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所撰写的文章《瑞典和芬兰在想什么》。文章称,人们通常会用均势理论去解释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的原因。但这种解释很难回答为什么瑞芬两国选择当前时机加入北约。作者认为,比起均势,威胁才是一国的真正关切所在。一个国家对他国构成的威胁程度部分取决于其整体实力,但也取决于其特定的军事实力、地理邻近性和意图。就芬兰和瑞典来说,使其决定加入北约的关键因素就是后者。所谓意图,不是普京选择开战的原因,而是俄罗斯即使承担巨大风险也要动武的现实。普京忽视了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教训:威胁均衡。而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是一个国家最具威胁性的行为。文章还称,瑞芬放弃中立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北约安全保证的实力。至少到目前为止,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先进军备有效遏制了俄罗斯行为升级。文章最后称,大国领导人应该牢记一个更普遍的教训:国家对权力敏感,但对运用权力的方式更加敏感。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18/nato-sweden-finland>

撰稿人：杨博

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评析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

5月1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发布该机构非常驻学者阿尔乔姆·施莱布曼（Artyom Shraibman）所撰文章《不会再被愚弄：卢卡申科是否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文章指出，俄罗斯于今年1月以联合军演为由向白俄境内派遣部队，结果证明俄方部署实为对乌军事行动前的准备，鉴于军事上的配合是白俄为获取俄罗斯经济支持的常规操作，有理由相信卢卡申科直至最后一刻才得知俄方真实意图。文章同时指出，随着俄方攻势受阻，卢卡申科恢复其平衡外交策略，主张和平结束冲突，且一再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事实上，卢卡申科对于被西方描述为“共同侵略者”一事感到苦恼，其在明斯克协议中的外交贡献已被遗忘。目前白俄正争取在地区事务中的独立地位，要求加入俄乌谈判，寻求自身战后安全保障，并希望西方解除对其制裁。文章分析称，西方不太可能对卢卡申科的诉求做出积极回应，原因有四点：欧盟和美国不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本届合法总统；西方斥其人权记录不佳；俄方军事力量尚未撤出白俄，主权和独立性的丧失使得白俄的诉求无法被认真对待；除了成为

一个没有俄罗斯军事存在的中立国外，白俄几乎没有与西方谈判的筹码。文章最后表示，在贸易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即使白俄寻求外交上的平衡，也将面临激怒克里姆林宫的风险，但是如果普京政权被削弱，导致其无法经济资助其仅剩的盟友并向邻国投射军事力量，白俄或将被迫改革并重启西化进程。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asiainsight/87140>

撰稿人：吴子浩

3、《外交事务》：美国及其盟友应联合为俄能源制定价格上限

5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和美国佛莱彻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共同撰写的文章《制裁俄罗斯能源的正确方法》。文章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经济，但也将推高全球的能源价格。同时，能源禁令对俄罗斯的影响有限，只要其让卢布稍稍贬值，则可降低石油税收对政府税收的影响。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希望对俄能源实施有效制裁，应在不过度损害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作者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应在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同时，仍允许莫斯科向国外出售大量石油。给俄罗斯能源制定价格上限

是降低油价的关键，还应通过制裁大型石油公司、豁免符合价格上限的石油公司、对销售禁运石油的非俄罗斯公司实施二级制裁等手段强制执行价格上限的交易条件。价格上限将成为金融制裁的一项创新，而对俄制定能源价格上限，将在削减俄罗斯政府税收的同时，避免全球能源价格因俄能源流动量下降而飙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5-17/right-way-sanction-russian-energy>

撰稿人：钟少霓

4、《外交学人》刊文分析俄乌冲突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影响

5月16日，《外交学人》杂志在其网站发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负责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助理主任、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的安全研究员克雷格·卡弗拉（Craig Kafura）的文章《俄乌战争是否预示着日本安全政策的新纪元？》。文章指出，俄乌冲突改变了欧洲的民意和政策选项，但目前尚不清楚日本公众是否也做好了进行此番全面改变的准备。作者指出，日本对俄乌冲突的反应与过去对其他国际危机的反应截然不同。例如，在海湾战争中，日本始终不愿承诺与盟友采取一致行动；但在乌克兰危机中，自2月以来，日本与G7盟友协调，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广泛且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作者认为，日本此次对俄乌危机作出更强烈的反应，

不仅仅是由政策制定者推动的，也是受公众对俄乌战争的反应推动的。一方面，乌克兰人民在面临强敌时仍顽强抵抗，日本民众的心理容易受到这种“弱势叙事”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的实质，即岸田文雄所谓的“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使得日本民众联想到本国状况，担心俄罗斯的例子将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创造先例。作者指出，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日本公众相较以往更加关注安全问题，支持日本建设更强大的国防能力。但是，对国防建设的重视并不必然意味着带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全面转变。第一，日本国内对是否发展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存在分歧；第二，日本公众对自卫队执行作战任务仍持强烈的抵触情绪；第三，日本公众仍然非常不愿意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第四乌克兰战争也没有改变日本公众对修宪必要性的看法，公众对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的看法存在分歧。作者强调，岸田政府目前正在修订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 2013 年以来的第一次，计划更新的还有《国防计划指南》和《中期防卫计划》，在该地区紧张局势和安全挑战加剧的情况下，这两份文件可能会被列为机密。随着日本安全环境的全面变化，岸田政府可以将公众对潜在冲突的担忧和对增加军费的支持与更具体的政策联系起来，使日本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来确保其未来的安全。如果他成功了，乌克兰危机将真正标志着日本国防和安全政策的一个新时代。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does-the-russia-ukraine-war-herald-a-new-era-for-japans-security-policy/>

撰稿人：聂未希

5、CSIS 刊文评析俄乌战争对中东北非粮食安全影响

5月1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全球粮食安全项目主任凯特琳·威尔士（Caitlin Welsh）的国会证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东和北非粮食安全的影响》，文章从特定国家层面分析俄乌战争对粮食的影响，并指出各国应有的政策回应。作者认为，俄乌冲突减少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尤其是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提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推高了对替代产品的需求，包括替代食用油；减少了黑海的化肥出口，改变了全球作物产量和产量的增长计划，能源成本也增加了食品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压力。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那些以小麦为主要热量来源的国家，这些国家依赖进口来满足其粮食安全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口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尤其中东和北非地区。作者认为，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达到了50年来的最高点，恰逢以阿拉伯之春为特征的抗议和政权更迭。由于新冠大流行以及俄入侵乌，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于2022年3月创下新高，中东北非的政治风险加剧。就具体国家而言，埃及作为世界最大小麦

进口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PRI) 建议其采取进口小麦来源多元化，减少人均面包消费量；也门被建议通过粮食分配、商品券和现金援助提供紧急援助来解决粮食不安全的危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扩大滴灌和太阳能泵系统；黎巴嫩则须依赖区域和全球支持以及临时解决方案，如通过社会安全网计划确保面包的公平分配；IFPRI 也建议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鼓励国内农业生产，投资农业公司，建立和保持粮食储备，以缓冲未来危机的影响。就具体政策回应而言，IFPRI 专家建议所有国家不要实施出口禁令，避免囤积和恐慌性购买；暂停生物燃料授权以保持全球市场的供应并平息价格飙升；并继续豁免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制裁，以限制对粮食不安全国家的影响；给予弱势群体粮食补贴。从长期来看，避免实施扭曲市场的补贴，谨慎考虑有关土地保护项目的决定，避免实行食物自给自足的政策。当前，全球（如美国、G7 集团）正在反应，商讨建立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机制，帮助粮食进口国经受当前和未来的供应和价格冲击。粮农组织提议设立粮食进口融资机制（FIFF），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激增的粮食和化肥价格，FIFF 和类似提议可能会成为后续外交活动讨论的主题。作者强调，无论战争持续多久，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营养援助，儿童和妇女的营养不良人数将增加，对人类和经济增长将产生长期影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mpact-russias-invasion-ukrain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撰稿人：钱秀

6、《外交学人》：小马科斯的胜利为美菲外交重置提供了契机

5月17日，《外交学人》刊登了由欧亚集团东南亚执行主管芒福德（Peter Mumford）撰写的《小马科斯的胜利为华盛顿提供了与菲律宾外交重置的机会》一文。文章指出，在美国对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菲律宾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关系最为悠久的国家，战略作用突出。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在菲律宾大选中获胜，使美国获得了与菲律宾外交重置的机会。虽然小马科斯的胜利并不是美国最理想的结果，但仍为重启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事实上，在华盛顿看来，所有的候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对杜特尔特的改善。小马科斯很多观点继承自父亲老马科斯，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对美国和西方，拜登是他选举获胜后第一批对话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当然，小马科斯近期也主张，南中国海问题应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通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解决，菲律宾没有能力在军事上抵抗中国，他的发言也与杜特尔特的做法相似。然而，马科斯至少提供了与华盛顿建立更稳定、更可预测的伙伴关系的机会，即使在人权等

问题上没有完全一致。实际上，作为东南亚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加强与菲律宾关系更能呼应美国“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主题。事实上，美菲关系在过去一年已经开始变暖，美防长去年访菲，宣布延长访问部队协议（VFA），美国还重申了蓬佩奥在 2019 年首次做出的承诺，即在争议领土上受到攻击的船只和飞机可以援引《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今年 4 月，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是杜特尔特任职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章认为，美国可以在新版 VFA 的基础上，支持菲律宾的进一步军事现代化；同时加强与菲在数字空间、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marcos-victory-offers-washington-the-chance-for-a-diplomatic-reset-with-the-philippines/>

撰稿人：李海瑄

7、AEI：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不会影响地区现状

5 月 16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撰写的评论文章《勿再对北约的下一个成员大惊小怪》。作者认为，俄罗斯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威胁其安全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一方面，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自主决定，与他

国无关。另一方面，尽管从政治角度看，两国加入北约可能影响地缘政治局势，但从军事角度看，两国加入北约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在申请加入北约前，两国政府已经通过与北约成员国开展密切军事合作加强本国国家安全，同时避免引发与俄罗斯对立的风险，例如高级官员和军官定期参加北约会议，武装部队多次参加北约演习等等。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两国的威胁性显著提升，现有合作无法保障安全，至此两国决定加入北约。作者得出结论，由于芬兰和瑞典与北约合作由来已久，两国加入北约不会对地区军事现状造成实质影响，俄罗斯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

<https://www.aei.org/op-eds/stop-making-a-big-deal-of-natos-next-members/>

撰稿人：范诗雨

8、蒙田研究所：乌克兰和俄罗斯政权的未来

5月13日，法国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发表了前外交事务顾问伯纳德·查佩德莱恩（Bernard Chappedelaine）撰写的文章《乌克兰和俄罗斯政权的未来》。作者认为，俄军在乌克兰遭遇的挫折让克宫陷入两难境地：是动用额外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在草率地冒着承认失败和强力部门不满的风险进行谈判。自去年九月的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合法性仍受质疑，而俄乌冲突进

一步激化了俄内部各个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作为强力部门的代表，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和其背后的保守派意欲“摧毁和羞辱俄罗斯的对手国家”。作为一个苏联体系的支持者，他主张加强俄罗斯与亚非拉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长期顾问谢尔盖·格拉齐耶夫（Sergei Glaziev）也是持保守立场的两位主要人物，他们主张将“不友好国家”注册的公司的资产国有化以及恢复苏联时代的国防委员会，来实现对经济的集中管理。保守派里最激进的支持者也包括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和统俄党总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图尔恰克。保守派的最大反对者大多出自“系统自由主义者”占多数的俄罗斯经济系统的技术官僚当中，包括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系统自由主义者”保留了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控制权，抵制了强力机构将经济国有化和军事化的呼吁，并成功稳定了卢布。然而，鉴于俄罗斯经济对进口的依赖，俄罗斯央行行长预计，制裁的影响将很快显现。商界的寡头们也表示出对俄罗斯被逐出国际市场和经济国有化的担忧。克宫面临的重大困难是它缺乏动员能力，近期财政资源的快速消耗使政府难以满足民众的经济诉求，当前它只能寄希望于俄人民的“复原力”和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内部分歧。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blog/lukraine-et-lavenir>

-du-regime-russe

撰稿人：李光启

9、ECFR：埃尔多安为何不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5月16日，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CFR）网站刊登高级政策研究员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şbaş）撰写的文章《土耳其、北约和乌克兰战争：为什么埃尔多安的不满不仅关乎瑞典和芬兰》。文章指出，在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此态度消极。原因包括：第一，埃尔多安认为在瑞典仍然有人同情被土耳其认定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第二，拜登政府一直与土耳其领导人保持距离，本次表态是土耳其对北约表达不满的良好时机；第三，土耳其进入重要选举周期，随着埃尔多安支持率下降，他正在寻求提升国际知名度，以证明他对土耳其的重要性；第四，土耳其试图保持其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平衡，不愿因此恶化与俄罗斯关系。作者认为，未来几周，埃尔多安可能会在其北约盟友的请求下软化立场，但总体观点不会改变。

https://ecfr.eu/article/turkey-nato-and-the-ukraine-war-why-erdogans-grievances-are-about-more-than-sweden-and-finland/?__cf_chl_tk=b9kAJIezW.b3FmIWE7RgWSt6XShpOWkO_5Fb250mPk-1652878258-0-gaNycGzNCOU

撰稿人：彭智涵

10、《外交学人》：跨里海走廊或成哈萨克斯坦版丝绸之路

5月12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其研究员怀尔德·亚历杭德罗·桑切斯(Wilder Alejandro Sanchez)和卡米拉·奥耶佐娃(Kamila Auyezova)的文章《跨里海走廊：哈萨克斯坦的丝绸之路？》。文章开篇指出，俄乌冲突正在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严重影响，对俄制裁也正在波及其邻国，传统上依赖俄罗斯作为欧洲市场转运中心的国家正积极谋求新的出路。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正积极转向高加索地区，开发跨里海走廊的潜力。文章认为，跨里海走廊具有其开发优势：其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里海地区落地；其二，哈萨克斯坦与高加索国家合作历史悠久，长期保持良好关系。事实上，自俄乌冲突以来，哈萨克斯坦已与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达成合作协议，将跨里海走廊视为关键项目，也计划进一步开展能源合作。文章展望了跨里海走廊的前景，认为释放里海走廊和高加索潜力大有可为。首先，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已初步建立；其次，制裁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寻找俄罗斯能源替代品，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最后，这一倡导符合里海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实现区域出口多样化。文章还指出，关税、边界等问题或成为进一步开发的阻碍，但哈也将

积极克服，从而为该国和地区扩大经济和就业机会。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the-trans-caspian-corridor-kazakhstans-silk-road/>

撰稿人：孟子琦

撰稿人：范诗雨、彭智涵、李光启、孟子琦、李海瑄、聂未希、钱秀、吴子浩、杨博、钟少霓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贺刚、袁微雨